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取小

◀號七十第▶

日二月四年二十
日七十月二年亥癸
圓銅二售★張四號本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現在開日一刊。常刊四張。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本報零售每份二分。定購每月大洋三角。全年大洋三元。寄費在內。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每行每號三角。普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每格每號一圓。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良晨好友社

最小報已改爲兩日刊

定購全年。得贈枕綠小說集「十七年後的」。
期限陽曆四月十日。外埠以發信爲標準。

白特社友好晨良

通信賜顧者注意

承蒙函付書報價款。零數可以郵票代現。滿洋請付通用鈔票或匯票。函面逕書上海新碼頭良晨好友社。決不致誤。▲良晨好友社白

本報再修承銷章程

(一)凡願承銷本報者。請先付二元至五元之保證金於本社。以昭信份。(二)本報批價。每份大洋七釐。(三)承銷本報。每號起碼實銷二十份。通知本社。即按期照付。(四)中途所需報份。如有增減。請距該號出版期三日以前通知本社。以便照辦。(五)如有銷剩之報。可於該號出版後。一星期內退來。每號至多退十份。遲退不收。(六)每逢陽曆月底。爲結賬之期。承銷者應將所銷報數。填報費。於期內如數繳到。倘於出月四日內尚未繳到者。本社當暫停其承銷。從事清算。(七)由函付款者。滿洋請付匯票或通用鈔票。零數可以郵票代現。(八)雙方郵匯寄費。各歸自理。(九)本章程即日施行。本外埠一律照此辦理。▲上海良晨好友社訂

張枕綠 十七年後的

請聲明由最小報介紹。每部只收大洋五角。寄費不加。比較平常便宜兩角。落得便宜。▲良晨好友社白

理想派 將來的舞臺上

每冊實價大洋一角五分。寄費不加。
出版期前來費預定。定一冊送一冊。

▲朱天石著
▼現已付印

內容 第一次見面
劇本 隔了三十年
二種 戀愛的祕密
餘目 我的不是
要天

鑽石戒指
階級
一個瘋子
攔路的狗
不流通的錢

農夫與田主 生育的各面
罪犯與神聖 裁婢會議
小孩的哭聲 等不及了
遲了 結婚的良機
誰能不死 祈死俱樂部

●上海新碼頭良晨好友社發行

▼平凡的家書

樓·葉

長遠不見了的阿福。真黃瘦得可憐。他手拿著一封弄得很皺的信。沒力的低音對我說。『先生。這是我裏來的信。有什麼事麼。你有空替我一看麼。對不起得很。』

我表示一種答覆他「不要客氣」的神氣。把信展開了讀。

『阿福我兒。四叔叔前幾天回來。他說你在病着。娘聽了真是不放心。每天晚上夢見你。到底你的病現在什麼樣。阿福呀。娘是老了。不能常見你。你總要自己保重的。我們一家人都靠你一雙手弄飯吃。全在你的健康。王老板家的租穀錢。才來討過了。他

說再三天不繳清。要把我們的草

妻生了阿林之後。又得了敗血病。

現在已怕得不像人了。但是一老兩小。每天不能不撐着做事。你有錢帶幾塊來。好還王老板的租穀錢。』

我一面讀着。一面講給阿福聽。阿福的眠淚撲刺刺地淌下來。哽咽着道。『病了這許多時候。那裏來的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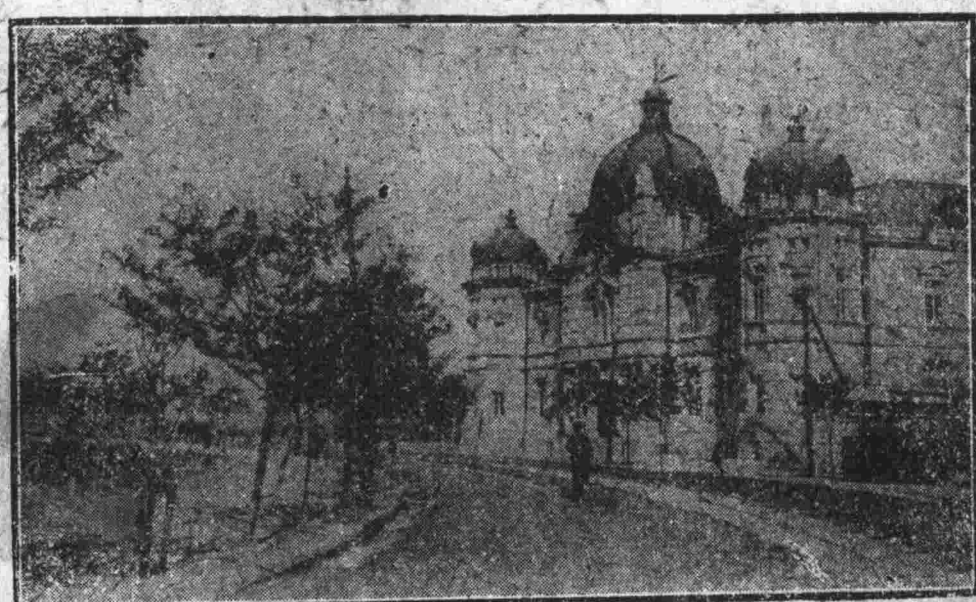
▼寫字的一課

秀連女士

該咀罵的星期三。你不能使我快活。無興趣的星期三。你為什麼不淘汰。却永遠的輪轉着。咳！這也是我自己不善寫字的緣故。何必這樣的冤着呢。

教員批出來的作文批語。最使我激刺的。是「文勝於書法」。『文

(前行銀金正之灣連大)地境心傷



屋封了。屢。我真急煞了。你的

最小第十七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十七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雖佳而書不善……等。咳！可憐的我。見了這種批語。愈覺得自己所寫的字。是不及他人了。地球不停的走着軌道。那無情的星期三又到了。早上八時。我挾了書包。趕到學校。走進課室。只見同學們忙着取水。預備寫字。我懶洋洋的坐着。動也不動。直到敲了上課鐘。我纔緩緩的去取水。及教員走進課室。他們已經攤開字簿。動筆寫了。我還是慢吞吞的取那筆和帖。磨那濃香的墨。當我着手寫的時候。在我左面那個同學。掩口一笑。同時後面二個同學。在那裏竊竊私語。我疑他們是笑我說我的字不好。所以我漲紅了臉。頭也不抬。

只顧繼續塗抹着。在他們不經意的時候。我偷看他們所寫的。實在有勢。較我真是有錯天壤了。可恨那呆板的時間。慢慢地行着。一些也不肯放鬆。好容易那主動全校的鐘敲了。我總算在筆墨地獄中赦出來了。

▼虛榮心之結晶

沈井蛙

黃家娶新婦。掛燈結采。賓客盈門。何等熱鬧。誰都讚說郎才女貌。是一對玉人。章綺芳的心裏好不快活。

離結婚的一年前。章綺芳還在念書。伊的志願和希望。怎不高傲。聽伊父母提起婚事時。伊的心坎裏每發無窮的感想。『那將來的丈夫。縱是才貌都好。倘使沒

有家產。也是美中不足。』一天伊的母親對伊說道。『黃家村黃茂生家的兒子如乾。今年纔二十歲。相貌人品。都很去得。家財又很富足。聽說有二十多萬。各處的田產房屋。着實不少。他家裏的男女僕人。何止數十。真是一呼百諾。像這樣有財有勢的人家。恐怕是數一數二的了。蒲鞋橋的劉大媽來此替你作合。你心裏以為怎樣。』說時還將一張六寸的照片。遞在伊的手裏。伊見是一個白晳少年。主姿十分英爽。伊略望一眼。隨手放在桌上。粉頰上便起了兩朵紅雲。伊母親便認做伊是默許的了。

新婚的第一夜。黃如乾喝得爛醉

的後年七十

△張枕綠小說集

△內容二十六篇

△聲明最小介紹

△只收大洋五角

△函購寄費不加

△郵票十足通用

▼上海新碼頭裏良

晨好友社獨發行

如泥。躺在一張高疊被破的床上。和死豬一般。嘴邊滿淌着魚肉做成之涎。腥臭難聞。章綺芳的心和小鹿一般的亂撞。將電燈拉過。仔細打量。只見他醜陋的面皮。和照上截然不同。便是伊父母所說的。他年纔二十歲。也不相稱。伊的芳心碎了。

將亮未亮的天。一微一微的白光。從窗格射進。這精緻的新房裏。只見一隻死豬般的他。和一個粉團玉琢穿着緋色衣裳的伊。橫七豎八的亂躺着。

將近五點鐘。他的母親已在新房門外。用粗大的拳。向門上亂打。還高叫着道。『天已不早。快起來。莫懶躺在床上了。』

伊驚醒了。一骨剝爬起。急忙開門。叫了一聲婆婆。那所謂婆婆

的。忽然圓睜兩眼。將手指指近伊的額前道。『不識羞的。將頭髮睡得散了。不怕被人家見了笑話。你既不替他蓋被。也不替他抹嘴。只一味和他歪纏。可是你前世沒見過男子麼。要是二三天後。他有些三長四短。面黃肌瘦。……哼。在你身上！』

伊受了一頓搶白。呆呆的坐着發怔。又不敢放出在家時候。和伊父母衝突的手段來。

忽地床上的新郎揉着睡眼。連連打呵欠。一壁咕囔道。『天殺的劉大媽。搬是搬非。添枝附葉。說章家女兒怎樣嬌好。怎樣溫柔。不料只做了我家一天的新婦。已經胆敢和我母親相罵。如此倔強。』

……哼。那還了得！』

伊又不敢發作。只淌着一串串的淚珠。呆呆的發怔。

過了三朝。伊說要回家省親。那位婆婆似乎很不願意。却拗不過俗例。只得將伊頭上臂上的飾物。一概除下。又將伊上下一搜。見是並沒夾帶。纔派一個刁鑽的老媽子跟去。

回來的時候。那老媽子又喃喃的咒罵道。『累人家奔波。並不打發賞錢。像這樣刻薄的人家。便發財也只一痧藥瓶。』

伊不能忍受。便也對罵。那所謂婆婆的。却又袒護老媽子。把伊罵得不許開口。從此以後。伊便被合家上下辱罵。伊一天瘦如一

■最小第十七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十七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天。到極瘦的時候。伊就死了。願一般不免有虛榮心的女子。沒一個遭着和章綺芳同樣的境遇。

▼枕綠的作品與其夫人

何海鳴

我想枕綠伉儷之間一定是很要好的。我看枕綠有許多作品。簡直是為夫人而作的。剜心肝似的寫一篇出來給夫人看。夫人說好。才發出去給一般閱者看。你們要知道。即便夫人說好這一項。也就很難辦到。要婦人們對伊丈夫瞎恭維。恐怕不是容易的罷。及至夫人說果然好也。這總算是好定了。

況且他所寫的。又都是些人生伉儷間的事。請自己夫人來當「內簾官」。自然是遇了識者。不惟不

會瞎恭維。而且還同經過專門學者審定了的一般。絕不能說是他夫人一人之見。

我寫這幾句話。是在讀了枕綠的「項圈」以後。請問枕綠。我鈎稽得錯不錯。

至于我咧。心裏空空洞洞的。亂抓事物來描寫。如今日趨下流。此時正在燈下寫一篇極無聊的武俠小說。寫成了。連我自己都不願重看一遍。這真使我感嘆不盡啊。

▼一句公平話

樓一葉

所謂歐化派小說家。他們所看見而稱為禮拜六派的小說。僅僅是一些粗惡的作品。所謂禮拜六派的小說家。他們所看見的歐化小

說。也僅僅是一種粗惡的東西。所以雙方攻訐起來。其實。如果大家平心靜氣。破除了成見。細細搜求一些對方高深優美的作品來看看。便自然知道都誤解了。他們所不同的。只是一點形式。那原質是一樣。也有好也有壞的呀。

▼關於直譯小說的小談

話

繙譯外國小說。必須保存原文風格。故直譯法。未始不佳。但遇祇可意會的地方。也不妨參以意譯。不必固執成見。(朱天石)

直譯小說者。至少可以說他是一個傀儡。重些便說他是奴隸。(姚廣慶)

巾 幘 遺 聞

全 書 十 大 編

編第一	編第二	編第三	編第四	編第五	編第六	編第七	編第八	編第九	編第十
烈女	孝女	義女	俠女	情女	奇女	智女	節女	藝女	賢女

撰述者 李涵秋 胡寄塵

陳小蝶
陸澹盦
陳富華

張枕綠
吳綺緣
若干人

丁悚繪時裝美女畫作封面珂羅

版精印

每部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連寄費兩角二分

上海新碼頭裏良辰好友社獨家

發行

太麻煩了	何海鳴
佇立	徐卓呆
著作家的知行	張舍我
南遷	張枕綠
東遊	程絮禪
燈下	范烟橋
夫妻易工	沈井蛙
一天中的閒人生活	朱天石
話還未完	張枕綠
兩可之間	沈井蛙
戰勝紀念塔	樓劍南
有後母的父親	朱天石
筆尖	聽潮生
荒村情女（歐文原著）	周浩泉
晚歲歸鄉（柴霍甫原著）	朱維基
（尚有二十餘篇不及備載）	

▲短篇小說

海外文壇零拾(十三則)……	周瘦鵑
最近名小說家零評(篇三)……	蘊華等
求幸福齋小說話……	何海鳴
評改制後的小說月報……	黃厚生
小說小話(約四十則)……	枕綠舍我等
小說正宗……	朱天石
誰願幹這件事的舉手……	張枕綠
五種新詩集的批評……	胡懷琛
小說讀者所應有事……	范烟橋
小說的滋味……	朱天石
小說和題目……	張敏笙
古人復活記……	胡寄塵
小說的勢力……	聽潮生
我的偵探小說熱……	程松齡
短劇本(三種)……	秋鏡等
(尚有餘目不及備載)	

▲▲
雜文

良辰

此書共出五冊。實價大洋兩角。函購加寄費二分。請閱下列內容目錄。便知值得買來一讀了。

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友好社發行

閒文



閒文欄為助讀者興趣而設。容載俗論文。遊記。事記。專談。專評。詩詞。笑話。種種小品文字。並綴種種插畫。讀者可隨意投稿。談言微中。一欄內附有一「談言微中」一欄。專備讀者以疑難事件。投函質問。由編者為之解答。

於濫。所作尙足自慚。他日儻於文學史上。得佔一列名之地。是雲妹勗我毋怠。慰我母食。與有力焉。予能無感哉。十二年四月一日。枕綠記。

吾之家庭瑣述

張枕綠

吾當握管草稿時。不禁感痛。使我雙親而猶健在。得見新婦。則素願獲償。老懷彌適。甯不大佳。然已先後流逝矣。壁間遺像。徒贗笑容。為人子者。偶一涉思。恨將奚若。

吾於今歲四月一日有婦。即組成一小家庭。吾有兄一。分宅而居。有姊三。長姊嫁已故。二姊病廢。與長兄居。三姊則居於我。又一六齡之幼女。為長姊所遺

伉儷三年記

張枕綠

九年四月一日。周氏鳳雲來歸。爾時居於鄉。家庭之間。甯靜多佳趣。於茲三年。膝有二女。長曰茜春。十年春生。為是年其六歲之小表姊所命名。某夕。其小表姊讀教科書。至盲跛互助之課。首有「西村失火」之句。曰。妹妹可名西村也。遂從其音而「茜春」

之。幼曰寶春。今春生。則茜春所命名。一日。寶春啼。茜春曰。寶春莫啼也。遂「寶春」之。自有雛而雲妹困於撫育之勞。稍稍瘦矣。而予為人事迫逐。恒苦旦之遲而夕之速。夫婦之間。迥鮮片刻對坐閒談之晷。讀曩著「吾之家庭瑣述」。竊念清福之非常。每為慨歎也。然予著述幸免

最小第十七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十七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以其父作客津門。亦來依我。女甥貌酷肖吾長姊。而嬌憨如小羊。我不能忘長姊之惠。愛之乃篤。有一壯年婦供役。吾遇之若家人。以其克盡厥職。吾家本羅陽。以先父營業故。來居歇浦之左。凡十二載有茲。吾所賃居之宅。前為街市。後為郊野。需物尚便。空氣亦鮮。晨鐘六鳴。合家起於牀。集於庭。作五分間之深呼吸。備婦體胖。每苦其煩。吾必強之。久而漸習。問何所獲。則謂一日無此。但覺口臭甚烈耳。

。時或無思。但養其氣。既。妻姊互易治妝。備婦提筐入市。八時既速。羣集於餐室。居停主人不備時計。聞鈴聲作。則力抵其足於被。若欲踢去其晚間之噩夢然。一躍而興。習聞習興。頗有定晷。鈴聲蓋發於吾家餐室中。用以喚備者。有時吾儕無需平備。而居停主人苦矣。食桌上人各有着二事。時需刀叉。亦長備焉。晨啜粥而午晚二餐以飯。初無異於大眾。而人或以為奇。為學洋派。滋可笑也。

中。溫理昨課。案居無聊。目眈眈視桌瓶中糖醬之屬。食指大動弗已。則擅自問鼎焉。吾有覺而責詢之。曰。是固餐室。非書室也。書室在餐室之右。匪獲吾許。人莫得入。寫字桌位頗黎窗。取其光明。午後陽光來襲。則以紗幔禦之。窗外為庭。有花數盆在塔。我所手栽而夙嗜者。宛轉花容。頗能曠怡吾心神。而觸發吾文思。桌前有旋轉椅。吾一入室。即據坐之。萬響弗入於耳。惟達吾幻想於毫端。毫端乃狂現一切蜃樓海市。有時忽窘於才。則左右旋轉吾椅。狀至不甯。或苦神疲。便倒身坐於椅後之沙發上。長舒吾氣。偶有所獲於心。又起

繼共事灑掃。務使室無纖塵而後已。吾有潔癖。視塵垢如大敵。盥漱畢。各就坐於樓。閉目凝思

縫值給吾妻矣。女甥即獨坐餐室

萬奇全書

化了兩角洋錢。
得知一百六十件奇
事。

惟買萬奇全書。

有此便宜。

●函購郵票通用

●另加寄費二分

▲良晨好友社發行



冠生園牛肉汁

吃冠生
園的菓
汁牛肉
越吃越
要吃

▲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冠生園
▲代售處
各地茶食店

枕綠社會小說集

愛個絲光

內容社會小說十
三篇。讀此一書。勝
讀十幾部長篇社
會小說。

◎每冊連寄費大洋二角二分
◎上海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久已馳名的
枕綠雜作集

綠窗潑墨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
▽特價連寄費二角二分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最小報

第一至十六號尚有餘剩。
函索附納郵票三角二分
即寄。定購本報全年者。亦
可聲明補全。

內容小說雜文一百四五十篇。由
海鳴·瘦鵲·畏廬·寄塵·卓呆·
舍我·枕綠·碧梧·茗狂·小青·
紅蕉·烟橋·維基·諸人撰述。

▲良晨好友社白

就桌矣。
既而鈴聲又作。則傭婦告人午餐已備之聲也。衆乃立輟所事而奔餐室。餐後又稍息。申報旋遞到。衆爭取第四張。吾必一讀自由談之自由談。鄉居息影。鮮與故人通函。對此短語數行。不啻聞瘦鵲啼聲。心爲快慰也。吾姊喜讀筆記及譯稿。覓而不得即棄去。女甥之歡迎第四張。特歡迎插畫耳。吾妻於小品文字。但嗜短篇小說。人心各別有若此。誠不能強同焉。
追鐘聲報一。餐室又改爲臨時書室。則吾妻若姊共治文字。時讀小說。吾妻兼理醫學之書。蓋幼年所習者。女甥讀方字。妻姊輪值

教之。吾講文後。即復入於書室。几上爐香已熱。微烟裊裊。甚宜於鼻。而墨花又灑滿紙矣。於時市聲既寂。窗戶復闔。處境恬靜。適於撰述。頻年孤客申江。心爲形役。卽在中夜。亦苦喧囂。每思覺一如今日之日。而環境阻我。不易立得。今幸得之。云何不喜。文字因緣。匪偶然已。
四時許。吾妻入書室。據屋隅書案而坐。爲我謄錄新稿。吾檢書櫥中英文雜誌默誦之。藉覓譯材。時溫校中舊籍。慨念同學少年。今都不賤。吾亦猶人。而獨滯厄。雖曰有幸。甯不自慚。晝後六時進晚餐。斜陽猶未盡。已而

家人羣入娛樂室。始鐘。娛樂室者。與衆同樂之室也。衆於娛樂之事。各有所長。吾擅風琴。每譜新聲而度。琴新購自商務書館。爲雙音。有拉手。發音清越。和以吾妻素擅之歌聲。而益足以悅於吾耳。吾姊擅圍棋。至人弗敢與弈。吾所謂擅。初不足道。家人中莫之或若。卽擅矣。傭婦亦有所擅。擅於力。吾教之喜檯球。亦名乒乓球。與戲。一星期而碎球五。匪多力曷克臻此。女甥有一小箱。中置各種玩具。吾時有所錫。卽納其中。見衆覓樂。亦從所好。取出玩之。既倦。歸藏原處。其視此小箱也。不啻第二生命。此娛樂室中。時發劇笑之聲

■最小第十七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十七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蓋衆於遊戲罷後。每以談諧爭雄。或妻姊互談人家瑣屑事。而吾一置喙。又不期闕堂也。居停主人苦其擾。不能成寐。而爲鉅數之賃值計。惟洩其意於長噫之中。若曰。夜深矣。盍眠乎休。實則八時纔鳴耳。吾儕能會其意。亦不欲阻其好夢。徒殺風景。遂相將出娛樂室。吾姊携女甥登樓。使之就寢後。料理一已瑣屑事。吾與吾妻入書室。作日記。並相預擬食單。以備明晨告傭婦。既已。亦登樓。追報十之鐘聲動。而寢室之燈全熄矣。
凡上所述。爲吾家日常之定課。除星期日外。非以氣候故無變。家人之歡迎星期日。情正等於校

生。是日。工讀並輟。娛樂室之門大開。餐有盛饌。暮作郊遊。女甥平日足鮮出戶。及值郊遊。樂乃不翅。拋磚掘草。跳躍於人之前後。吾嘗謂其嬌態如小羊。而斯時之皮頑。則又大類驕狗。鄉人見吾儕以常服出。又出必以羣。咸嘖嘖稱怪。若不以爲然。於焉以窺民智。吾有慨矣。
吾儕間日一沐浴。三日一更衣。每星期六之晨。室中大糞除。入晚而浴。
吾家無祭祀事。鄉人又以吾長兄之信耶教也。兼疑及我。吾時爲道吾所抱之無宗教主義。而聞者却走。吾出項簿之清潔項下。月給之總數匪細。人以爲費。特亦猶夫人之香燭紙錠等費耳。
吾於鄉間。絕少交際。卽有一二輩來造。但敬以熱水一杯。無煙

。與作數語而已。客或出而告人曰。斯人也。而吝若斯。則吾聞之。惟莞爾而笑。
如是家庭瑣事。自知累述無聊。既足取憎於讀者。又復浪費吾筆墨。經濟時間。請從此已。
右稿記於浦東高橋。時在九年六月。曾刊申報。 枕註。
更正 記者。
最小報本以陽曆逢五發行。報端所記出版日期。僅用新曆。自十三號報始。改爲兩日刊。乃增記舊曆。出於倉卒。遂誤癸亥爲壬戌。不敢委罪於手民。作此更正之。
猪年狗紀未惜意。信手書來卽刻之。不是駐天有妙術。徒因隔歲不多時。還虧新曆並存記。否則盡人貳費思。恕我自敲嘴巴子。特爲更正一歪詩。